

東洋女權萌芽小史

日本 鈴木光次郎編輯

中國 武陵趙必振日生父譯

柳澤伯爵夫人

明治昭代之美人。其數何止億萬。而求博識歷式部。嬋妍欺小町。淑德俱備。懿行並茂。真箇不愧閨秀之名者亦甚夥。脂錄增美。彤史紀德。如伯爵柳澤舊郡山藩主夫人。位置於明治女權發達小史之第一位。非首屈一指者歟。夫人如攝家一條公爵第一之令嬪。皇后陛下之姊。幼通和漢西洋之書。淑德堅固。而無驕色。內治家政。外處交際。不辱伯爵之名。伯爵嘗枉駕於別邸。平原花草。借慰政躬。夫人留於邸內。綜理庶務。井井有條。一日同族會集。夫人代伯爵而出席。同族以夫人爲椒房之親。欲表尊敬之意。咸以正座而讓夫人。夫人固辭。自移於末座。位於良人應居之所。同座固請之。夫人正容婉謝曰。妾不過以椒房之親。瑣瑣孀媼。何敢辱諸君過分之推崇。在昔

柳澤伯爵夫人

至之御血緣。若平姓源姓者。尙歷然正君臣之禮。今妾不過嫁一華族。爲皇室一屏藩之妻。而亂同族之秩序。冒犯非禮。懼貽隕越。而貽皇室羞。且今日之禮。妾居良人之次席。分所應然。而高據上座。何以肅觀瞻乎。竟婉謝之。同族之貴賓。咸感歎不置。夫人嘗師事釋雲照上人。固守師弟之禮。其平居日夜嚴肅。小心翼翼。絕無挾賢挾貴之心。嗚呼。誠形史之第一人也。

高橋夫人

九州鐵道會社社長高橋新吉氏之夫人者。淺草諏訪町豆腐屋之女。初家貧。蓬門生長。未識綺羅。事父母以孝聞。其父以負債過鉅。家政愈傾。乃質夫人爲柳橋之雛妓。得其身價。以助兩親。又集其日夜之所得。悉歸於父母。人皆感其至孝。年十六。遂爲大妓。時高橋氏不過鹿兒島縣之一書生。偶爾豪遊於新橋柳橋之間。一夕召其侑酒。詢知其身家之事。感其性行。鞋誓釵盟。指天誓日。共訂白頭。百計借貸。得數百金。遂爲夫人贖身。夫人太感其恩。熱心以助良人之立身。折節而習英語。以爲他日貴

顯交際之用。既而高橋氏任長崎稅關長。夫人益喜。愈便研究英語。當其轉任米國。意烏可陸他領事。其業大進。其才學大驚人。以爲自日米通商以來。未有如夫人。辭令婉嫻。交際老練者。而且姿容優美。驚爲神人。其後高橋歸朝。轉任農商務省之商務局長。夫人之名譽愈高。乃於豆腐屋迎其兩親。事之十年如一日。並得拜謁皇后陛下。人以爲榮。高橋氏先年金山之失敗。鬱鬱閑居。後得伊藤伯之推薦。乃爲九州鐵道會社長。夫人內助之力。尤爲最大云。

戶田伯爵夫人

戶田伯爵夫人。贈太政大臣故巖倉具視公之女。幼受女大學的之教育。性聰明。其處世斷事。有銳志。戶田伯之萬機。多出於闡闢。夫人嘗從事於交際。共同列諸孃。學舞踏於鹿鳴館中。大熟練。名譽鵲起。然而蘭蕙自芳。秋風妬之。里巷無稽之怪說。忽欲中傷戶田家。夫人慨歎。以爲瓜田李下。非整冠納履之所。誹譏之起。由於妾習舞踏。固妾之罪也。勇斷然廢退。而修淑德。既而戶田任特命全權公使。駐劄奧國。夫人

隨行。常臨交際場裏。至於舞踏一節。則謹避之。奧國人以為日本公使之夫人。美德具備。而唯不知舞。是其缺點。而不知夫人蓋有所避。以明其松筠之操行也。

有尾夫人

大藏省主稅官有尾敬重氏之夫人。為島居斷三氏之姪。故井田讓氏之妹。容姿美麗。語言明晰。不愧普賢菩薩之稱。而清節堅貞。足凌金石。居常諫良人曰。男子處世。當注力於名譽之一途。區區家政。非丈夫之所關懷。妾雖不肖。凡家庭以內者。不欲御念。乃自銳意家事。凡賓客男女老幼。皆以適當之應接。雖如何親暱之知友。對之無敢怠慢者。狎暱之際。遇之則肅然而改容。先是有尾氏築邸於牛込區。夫人自執準繩。指揮大工。更於庭園。加以植木。以添風致。決算出納。無毫釐之差。家政無所缺。人皆服其賢明。

山口男爵夫人

陸軍中將男爵山口素臣氏之夫人。幼為幫間松家延枝之女。沈淪於芳原之孽海。

隸籍於金嶺樓。名爲瀟湘。蕙心蘭質。聲價歷當時曲中之今紫。雖小太夫等名妓。芳聲亦遜之。春風秋月。荏苒數年。而常占魁位。一夕侍宴於山口素臣氏。而重其爲人。共誓偕老。明治五年。乃脫樂籍。堅守前約。閉樓謝客以待之。旣而乞山口氏迎之於家。其父以爲奇貨。夫人乃私減衣服櫛筭之費。以助山口。乃遂其願。常以身出汚泥之中而自恥。旣遂從良。於交際社會。多貴顯者。整理家政。德聲遠播。旣而良人累進。陸軍少將。當赴任仙臺。促夫人同行。夫人以武將不可伴妻。力諫不可。乃自覓美人。以進良人。而留其身於富見士町之邸。固守其一家之本城。內修其德。而外禦侮。貞淑之譽。播於遐邇。而其家政。毫無缺點云。

高崎男爵夫人

高崎男爵五六氏。少生我鹿兒島。長嫁男爵。當是時。天下洶洶。尊攘之論漸盛。男爵夙抱勤王之志。奉藩命周流天下。以探偵幕府之內事。幕府覺之。乃命急捕。男爵乃走。潛於大阪之間。將歸鄉地。僦船於大阪。適暴風偶起。怒濤洶湧。船將顛覆。舟人自